

卡夫卡长篇小说全集



美国

[奥] F.卡夫卡◎著 王印宝 张小川◎译

下



F.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 西方现代派文学鼻祖, 被多个写作流派追认为先驱, 一生只写过三部长篇小说: 《美国》、《审判》、《城堡》。

16岁少年被女仆引诱后, 使女仆怀了孕, 于是父母将他送到美国。他迷失在美国拥挤的人群中, 几乎看不见也听不见任何东西, 只听到上千只脚走路的声音。和《城堡》、《审判》相似, 本书主人公永远达不到心中的目的地, 完全是孤独的。

中国书籍出版社



卡夫卡长篇小说全集

美国

[奥] F.卡夫卡◎著 王印宝 张小川◎译

下



F.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 西方现代派文学鼻祖, 被多个写作流派追认为先驱, 一生只写过三部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城堡》。

16岁少年被女仆引诱后, 使女仆怀了孕, 于是父母将他送到美国。他迷失在美国拥挤的人群中, 几乎看不见也听不见任何东西, 只听到上千只脚走路的声音。和《城堡》、《审判》相似, 本书主人公永远达不到心中的目的地, 完全是孤独的。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 / (奥) 卡夫卡 (Kafka, F.) 著; 王印宝, 张小川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7. 9

(卡夫卡长篇小说全集)

ISBN 978 - 7 - 5068 - 1611 - 3

I. 美… II. ①卡…②王…③张…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2550 号

责任编辑 / 刘伟见 李建红

责任印制 / 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汇智泉文化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5257142(总编室) (010)5225714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69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 17. 5

字 数 / 221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2 月第 2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 52.3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 序

《美国》、《审判》和《城堡》是被称为“西方现代派文学鼻祖”的奥地利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仅有的三部长篇小说。它们的部头不大，且均为未完成之作，“与那些与他齐名、著作等身的大师相比甚至有些寒碜”，但卡夫卡“对现代人及现代社会的巨大的洞察力，他那源于犹太血统、动乱年代和炎凉世态的无家可归感，他那对人类苦难的战栗的眺望，他那对人生崩溃的现场目击，都使他的作品成为一部现代启示录，构成现代人文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弗兰茨·卡夫卡 1883 年 7 月 3 日诞生在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卡夫卡的祖父是乡村屠夫，家庭生活贫困，他的几个孩子从小就得帮助家里干活儿，即使在冬天也得早早起床，而且常常赤着脚把肉制品送往周围的村子。卡夫卡的父亲十四岁起就不得不外出自谋生路，他当过走街串巷的小贩，二十岁当兵，升到排长，退役后定居布拉格，三十岁成家后开店经商，经过艰苦奋斗终于积蓄了一笔财产，并跻身于犹太中产阶级行列，使其姓氏成为受人尊敬的姓氏。事业的飞黄腾达使他变得异常自信、偏执、暴虐和专横，他压制儿子的自由，使体质孱弱且非常敏感的卡夫卡深受其苦。卡夫卡的母亲出身于家道殷实的德国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娘家人祖上大多性格怪癖，好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且单身汉多；她本人性情忧郁，好冥想，这些对卡夫卡后来的生活及其忧郁悲观的性格之形成有很大影响。卡夫卡的父母共生育过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卡夫卡的两个弟弟分别在两岁和半岁时因病夭折。

卡夫卡六岁开始上小学，就读于肉市街德语男校（1889～1893）；



十岁时进入位于布拉格旧城的一所用德语授课的国立文科中学（1893 1901）；十八岁起在布拉格德语大学学习。刚入校时他曾经学过两个星期的化学，并兼听艺术史课程，1902 年夏天开始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后屈从父命改学法律，1906 年二十三岁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在律师事务所和法院见习过一年，1907 年 10 月份起在布拉格一家私人保险公司做临时雇员，1908 年 7 月进入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1922 年 6 月因病退休。1923 年卡夫卡重新研究希伯来语，同年 9 月迁往柏林，1924 年 3 月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不得不返回布拉格。1924 年 6 月 3 日，41 岁的卡夫卡因结核病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英年早逝。卡夫卡一生中数次恋爱，几次订婚，但终身未娶。

卡夫卡从上中学时就开始了他的早期创作。他热爱写作，视写作为“性命攸关”的事，不过他的早期作品被他销毁了。他留存于世的最早的一部作品是他在 1904 年着手写的短篇小说《记一次斗争》。卡夫卡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的“非职业作家”。在他去逝后，由他的生前挚友马克斯·布罗德汇编成十卷出版的遗作中包括了他写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速写、寓言、警句、信件、日记等，不过卡夫卡的主要成就是小说。除了三部长篇之外他还写了近八十篇中短篇小说，其中著名的有《乡间的婚礼筹备》（1906）、《判决》（1912）、《变形记》（1912）、《在流放地》（1914）、《在建造中国长城时》（1918 ~ 1919）、《乡村医生》（1919）、《饥饿艺术家》（1922）、《地洞》（1923 ~ 1924）等。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写于 1924 年 3 月的《女歌手约瑟芬》。

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和《城堡》突出地表现了他的社会批判精神。这三部作品有一定的连续性，《美国》写于 1912 ~ 1914 年，《审判》写于 1914 ~ 1918 年，《城堡》写于 1921 ~ 1922 年。它们都是在卡夫卡去世后由他生前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违背他的遗愿出版的，出版顺序为：《审判》（1925），《城堡》（1926），《美国》



(1927)。

长篇小说《美国》原名为《生死不明的人》，1927年出版时被布罗德改为现名。小说的第一个章节《司炉》1913年发表，1915年获得德国最负有盛名的文学奖之一的冯塔诺奖。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由于女仆勾引他，并且有了他的孩子，他被父母赶出家门。他只身一人去了美国，在旅途中结识了船上的司炉。由于司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陪同司炉找船长说理，并巧遇移居美国多年、已成为百万富翁和参议员的舅舅。舅舅收留了他，并按照上流社会的标准让他接受全方位的资产阶级教育。卡尔过上了豪华的生活，而且学到不少东西；但是他却失去了自由，也体验到美国经济生活的冷酷无情。有一次仅仅因为他违背舅舅的意志应邀去别人家做客没按时回去，就被舅舅赶走。卡尔在旅店过夜时认识了两个失业的流浪汉德拉马什和罗宾逊，卡尔友好地对待他们，却受到他们肆无忌惮的利用和敲诈。后来他在一家饭店当上了电梯工，尽管那里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差得几乎令人难以忍受，但他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并抓紧时间学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发展。不料一个半月后醉醺醺的罗宾逊来找他，为了把罗宾逊藏起来，他请另外一名电梯工替自己顶几分钟的班，结果因为擅离职守被解雇，临离开时还受到门房总管的残酷折磨，害得他失去了上衣以及所有的钱和证件。卡尔再次落入德拉马什手中，被迫当了他的佣人。卡尔希望找到一份有所作为、受人尊敬的工作，他逃了出来，最终被一家剧院聘用。卡尔是一个谦恭、善良、乐于助人、积极向上的小伙子，却一再遭到不幸，他三次被赶，并被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者和阴险的骗子利用，卷入一些讨厌的和秘密的冒险勾当中去。小说通过卡尔·罗斯曼的遭遇，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的现象，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作者没有到过美国，这里的美国并不是现实中的美国，而只是他虚构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充满敌意的陌生世界，卡尔·罗斯曼也仅仅是许多人的一种化身，作



美国

MEIGUO

者通过这个人物的遭遇集中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物质社会的种种弊端。

《审判》的主人公约瑟夫·K 是一名银行襄理，为人正直、勤奋。在他三十岁生日的那天早上，一个奇怪的执法机构无端宣布他被捕了。经过审查，这个执法机构允许他照常上班，像往常一样生活，但又通知他，审讯时必须到场，而且审讯的次数会越来越频繁，这使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经过多方打听他才得知，是一个极为秘密的法庭在审理他的案子。他始终也见不到法官，许多可疑的迹象使他终日惶惑不安、心绪不宁。他决心反抗，并在一次审讯时当众抨击了司法机构诬陷好人、草菅人命的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他四处申诉，并试图寻找周围的人帮忙。他找过律师、画家和谷物商等，但他们有的对他的案子不以为然，有的本身就是法院的人，有的则用自己对律师和司法人员卑躬屈节的例子开导他。他跟法院整整周旋了一年，终于明白，他斗不过这个庞大的机构。在他 31 岁生日的前夕，他被两个男人带到采石场用刀刺死。这部小说影射了奥匈帝国黑暗的司法制度的内幕，讽刺了法的荒诞，揭露了资本主义官僚机构的腐败，其情节扑朔迷离，象征色彩很浓厚。

《城堡》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在一个冬日的晚上，土地测量员 K 来到位于城堡附近的一个贫穷的村子里投宿，人们跟他要城堡伯爵的居留许可证，他自称是应伯爵之命来当土地测量员的才得以住下。第二天他前往城堡，想请求批准他在村子里落户。尽管他走的那条路始终指向城堡，可却怎么也到达不了城堡。他想在一个农舍里休息一会儿，却被车夫又送回了旅店。K 通过电话跟城堡联系得知，他永远进入不了城堡。为了能够见到城堡办事处负责人克拉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惜一切手段拉关系。他找过村长，找过克拉姆的信差巴纳巴斯，甚至勾引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但都无济于事，一直到第六天他仍然没能进入城堡。小说到此中断，卡夫卡没有写完。据布罗德回忆，他问过作者小说的结局。卡夫卡告诉他，土地测量员没有停止奋斗，但最终疲惫不堪而死，这时才从城堡里传来准许他在村子里生活和工作



的决定。《城堡》是卡夫卡的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最能突出体现他的创作特色的作品。作品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社会背景。城堡只是抽象、象征性的事物。它既象征着给人带来灾难的混乱的世界和无法捉摸的现实，也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小说通过描写普通人与封建当局的严重对立，揭露了封建统治机构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作风。

卡夫卡的作品惯用象征、隐喻、夸张等曲折迂回的叙述方式和表现手法，情节生动，语言简洁流畅，但故事怪诞离奇，无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不交代前因后果，跳跃性大，给人以梦幻、神秘、奇特的感觉。卡夫卡生活在处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封建落后的奥匈帝国，这三部小说的写作时间又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后十年。当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外表庞大、本质上却腐朽虚弱的奥匈帝国已经危机重重，风雨飘摇。1914年7月奥匈帝国借其皇储被暗杀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战争并没能挽救这个帝国的命运。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奥匈帝国终于彻底崩溃。然而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又层出不穷。新旧矛盾的交织、社会的动荡不安，把普通老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使社会上的小人物吃尽了苦，受尽了罪。卡夫卡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他憎恨他生活的那个精神空虚、丧失人道的世界，他为世人感到苦恼；同时沉闷窒息的社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使他对社会、对人类感到悲观失望。于是，“他的人道主义信念与对现存秩序的怀疑构成了他世界观的主要矛盾，认为目的虽有，却无路可走”。因此，他的作品很少有亮点，大多体现他对人类前途的忧虑和不安，以及他对这个充满罪恶和丑陋的世界的愤怒和无奈。卡夫卡这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年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事情不同，但无论是《美国》中那个不谙世事、无助的少年，还是《审判》中无罪的被告，或者是《城堡》中那个颠沛流离、一心想寻找一个栖身之处的异乡客，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他们在离奇古怪的世界中都有自己的目标，他们不停地



美国

MEIGUO

努力、奋斗、反抗，却总以失败告终，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卡夫卡的作品以独特的方式揭露批判了封建专制的官僚体制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黑暗，在表现资本主义世界中人的异化方面可谓首屈一指，他的作品对以后的西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卡夫卡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他的梦魇般的作品寓意深刻，哲理性强，且具有象征主义特征。阅读卡夫卡的作品不能停留在故事情节上，仅对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做具体化的理解，而应该挖掘作品的内涵及其象征意义，比如《审判》中法院办公的地方都设在劳苦大众杂居的公寓顶楼，法庭和顶楼分开来看本来都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可一旦把法庭放到公寓的顶楼，它们便成了对普通百姓带有威胁性的，像无法驱除的噩梦似的时刻缠绕着他们的东西。这样的例子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举不胜举。所以，真正读懂卡夫卡的作品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有人甚至说，卡夫卡的全部写作是向阅读挑战，同时也是对阅读的考验。然而，卡夫卡的作品并没有因此而遭到被淘汰的悲惨命运，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译成多国文字，拥有的读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以至形成“卡夫卡热”，他的三部长篇小说还多次被搬上舞台和银幕。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卡夫卡那些“单调”、“冷峻”的作品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和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译者

目 录

译 序	(1)
第一章 司 炉	(1)
第二章 舅 舅	(33)
第三章 纽约郊区的乡间别墅	(48)
第四章 去拉姆萨斯之路	(85)
第五章 奥可齐登塔尔旅馆	(115)
第六章 罗宾逊事件	(143)
第七章 避 难	(184)
第八章 俄克拉何马露天剧场	(238)



第六章 罗宾逊事件

有人拍了一下卡尔的肩膀。卡尔自然以为这是一位客人，他急忙把苹果塞进口袋里，几乎没有看上那个人一眼，便迅速朝电梯走去。

“晚上好，罗斯曼先生，”那个人说，“我是罗宾逊。”

“您可变样啦！”卡尔说，同时摇了摇头。

“是啊，我过得不错，”罗宾逊说。他低头瞧瞧自己的衣服，这身衣服也许件件都是由相当精致的面料制作的，可是却没有搭配好，显得杂七杂八的，因此倒给人一种破破烂烂的感觉。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件白色的背心，显而易见他是头一回穿，背心上面有四个镶着黑边的小口袋。罗宾逊使劲向前挺着胸，好像想让人注意到这件背心。

“您有了昂贵的衣裳。”卡尔说，他骤然间想起了自己那件朴素而漂亮的衣服，穿上它他甚至可以和雷内尔比试比试，可惜却被这两个黑心的朋友卖掉了。

“是的，”罗宾逊说，“我几乎每天都给自己买点儿什么。您觉得这件背心怎么样？”

“很好。”卡尔说。

“但这些口袋不是真的，只不过是做成了这个样子。”罗宾逊说。他抓住卡尔的手想让他摸摸，以便卡尔能够相信。然而卡尔直朝后



退，因为从罗宾逊的嘴里发出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白兰地酒气。

“您又喝那么多。”卡尔说，他已经重新站到栏杆旁边。

“不，”罗宾逊说，“不多。”然后他一反先前那种心满意足的神态补充说，“否则，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

电梯得工作了，谈话就此中断。卡尔刚一重新回到下面，就接到一个电话。根据电话的指示，他得去把旅馆里的一位医生找来，因为住在八楼里的一位女士昏厥过去了。卡尔在寻找的路上暗暗期望，但愿罗宾逊在这期间已经离去，因为他不想被别人看到他和罗宾逊在一起。而且，他想起了塞丽萨的警告，所以他也不想听到德拉马什的任何情况。然而罗宾逊依旧站在原地等候卡尔，他那僵直的姿势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酩酊大醉的酒鬼。刚巧这时有一位身穿黑色礼服、头戴大礼帽的旅馆高级职员从这里经过，幸运的是他好像没有特别注意到罗宾逊。

“罗斯曼，您不想到我们那里来看一看吗？我们现在过得好极了。”罗宾逊说，同时诱惑地望着卡尔。

“是您邀请我，还是德拉马什呢？”卡尔问。

“我和德拉马什，在这一点上我们俩的意见是一致的。”罗宾逊说。

“那么我就告诉您，并且请求您向德拉马什转达同样的话：咱们的分手已成定局，没有更改的余地，虽然这一点本来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你们两个人给我造成的痛苦比任何一个人多。难道你们非得要让我继续不得安宁吗？”

“我们可是您的同伴啊，”罗宾逊说，从他的醉眼里流出几滴令人厌恶的泪水，“德拉马什让我告诉您，他愿意就以前发生的一切向您作出补偿。我们现在跟布鲁纳达住在一起，她是一名极好的歌手。”

紧接着他就想扯开喉咙高歌一曲，幸亏卡尔嘘了一声，把他及



时制止住了。

“暂时别出声，难道您不知道您是在什么地方吗？”卡尔说。

“罗斯曼，”罗宾逊说，考虑到刚才唱歌的事他有些后怕，“我毕竟是您的同伴，您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现在您在这里有一个这么好的工作岗位，您能够给我一些钱吗？”

“您只会把钱再去喝个精光，”卡尔说，“我现在甚至就看到您的口袋里有烧酒瓶。我刚才离开时，您肯定喝酒了，因为一开始时您的脑筋还相当清楚。”

“这只是为了振奋精神。”罗宾逊歉意地说。

“我不再指望我能够让您变好。”卡尔说。

“可是钱呢？”罗宾逊张大眼睛说。

“一定是德拉马什给您的任务，让您把钱带回去的。好吧，我给您钱，不过有一个条件，您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而且再也不准来这里找我。如果您想通知我什么事，您就给我写信。卡尔·罗斯曼，电梯工，奥可齐登塔尔旅馆。作为地址这足够了。我再重复一遍，您不准再来这里找我。我在这里是上班来的，没有时间老会客。您愿意不愿意在这个条件下拿钱？”

卡尔说完便把手伸进背心口袋，他决定忍痛割爱，把今天晚上得到的小费献出来。罗宾逊对于卡尔提出的问题只点了点头，同时艰难地喘着粗气。卡尔无法正确地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同意，还是不同意？”卡尔又问了一遍。

这时，罗宾逊示意卡尔到他身边去，他一边十分明显地做着吞咽的动作，一边小声说：“罗斯曼，我觉得很难受。”

“真见鬼。”卡尔脱口而出道，他用两只手把罗宾逊拖到栏杆旁。

罗宾逊立即对着采光井深处呕吐起来。一到间歇的瞬间，他就无助地把手伸向卡尔。“您真是一个好小伙子，”然后他或者说，“现在停下来了。”——实际上远不是这么回事，他仍然在继续呕吐；



或者他会说：“这些狗杂种，他们给我灌的是什麼蹩脚货呀！”

卡尔既感到厌恶，又感到惶恐不安，他实在受不住了，于是开始来来回回地走动。在这里，罗宾逊可以在电梯旁边的角落里暂时藏上一会儿；可是，一旦有人发现了他该怎么办呢？那些神经质的阔客人就等着向路过的旅馆老板提意见呢！老板一定会怒不可遏地为这件事对全体雇员进行报复。另外，旅馆里有一些经常调换的密探，除了经理没有人认识他们。要是有人用审视的目光看别人，尽管也许仅仅是因为近视的缘故，便常常会被人们疑心是密探。万一有一个这样的密探经过这里怎么办呢？再说下面的修复工作夜间也不停止，只要有人需要进入储藏室，便会惊愕地发现采光井里令人心心的污物，并给卡尔打电话，询问上面发生了什麼事，那就糟糕了。到那时他能够把罗宾逊否认掉吗？假如他真这样做了，罗宾逊会不会出于愚蠢和绝望非但不道歉，反而把他卡尔给扯进去呢？那卡尔不就得马上被解雇吗？因为在这个旅馆庞大的职工队伍中，电梯工是等级最低也是最可有可无的人，而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电梯工居然允许他的朋友在旅馆里胡作非为，搞脏了旅馆，惊吓了客人，或者甚至把客人全部赶跑，发生这种令人愤慨、闻所未闻的事他还能有好受的吗？一个电梯工不但有这样的朋友，而且允许他们在上班时间来查看自己，这样的电梯工难道人们可以继续容忍下去吗？另外，会不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好像这个电梯工本身就是一个酒徒，或者是一个更加邪恶的家伙？这种猜测的理由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他拿旅馆储藏室的东西让他的朋友足吃足喝，直到他们的胃填得装不下了，并在窗明几净、一尘不染的旅馆里随意找个地方干出如此令人作呕的事，就像罗宾逊现在干的那样。这样的年轻人难道会只局限于偷旅馆的食品吗？旅馆里随处可见的疏忽的房客、敞开的柜子、桌子上摆放的贵重物品、打开的首饰盒、漫不经心扔在那里的钥匙，不都可以提供许许多多偷窃的机会吗？



就在这时，卡尔看到远处有许多顾客从地下室的酒吧间里出来，那里的一场游艺演出刚刚结束。卡尔连忙站到他的电梯前，紧张得根本不敢回头往罗宾逊那边望上一眼，因为他害怕看到有可能见到的场面。然而他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甚至连一丝叹息声也没听到，这使他稍微镇静下来。他开始为他的客人服务，随着他们上上下下，但是他无法完全掩饰住他的心不在焉，每次电梯往下行驶时，他的心都是七上八下的，生怕在下面碰上令人不愉快的意外场面。

终于，他又有时间去看看罗宾逊了，只见他全身缩成一团蹲在那个角落里，脸紧紧地贴着膝盖，那顶硬礼帽已经被他从前额远远地推到脑后。

“好啦，现在您已经可以走了，”卡尔压低声音但语气坚定地说，“这是钱，您赶快走吧，我可以给您指一条最近的路。”

“我不能走，”罗宾逊说，他用一块极小的手绢擦了擦额头，“我会死在这儿的。您无法想象我有多么难受。德拉马什带我到处去高级酒吧，老是这样我实在受不了，我每天都对德拉马什说。”

“您现在不能留在这里，”卡尔说，“您得考虑考虑您是在什么地方呀！要是人们在这里找到您，您就得受到惩罚，而我也会失去我的职位。您愿意这样吗？”

“我不能走，”罗宾逊说，“我宁愿从这儿跳下去，”他指指栏杆中间的采光井，“如果我就这样坐在这儿，我还能受得住，但是我不能站起来，您不在的时候我已经试过了。”

“那么我给您叫辆车吧，您坐车去医院看看。”卡尔说。

他稍微摇了摇罗宾逊的腿，感到罗宾逊随时随刻都面临着瘫痪的危险。不料，罗宾逊一听到医院这个词，便立刻开始放声大哭起来，就犹如这唤起了他种种可怕的想象，他向卡尔伸出两只手请求宽恕。

“安静。”卡尔说。他轻轻一击，把罗宾逊的手打下去，即刻跑



去找他晚上为其代过班的那个电梯工，请求该电梯工也同样帮他顶替一阵子，然后又迅速跑回来，用尽全身的力气把依然不住地抽抽噎噎的罗宾逊拖起来，悄悄对他说：“罗宾逊，如果您愿意我照顾您的话，您现在就努力站起来走一小段路。我带您到我的床上去，您可以在那儿一直待到您觉得好了为止。您将惊奇地发现，您很快就会恢复过来。现在您必须理智一些，因为过道里到处都有人，我的床也是在公共大寝室里。只要有人稍微注意到您，我就什么也不能再为您做了。您务必要睁开眼睛，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像拖着一个垂死的病人一样带着您到处走。”

“凡是您认为正确的，我全都愿意干，”罗宾逊说，“不过，您一个人大概拖不动我。难道您不能把雷内尔叫来吗？”

“雷内尔不在这里。”卡尔说。

“啊，是的，”罗宾逊说，“雷内尔跟德拉马什在一起呢。是他们俩把我派出来找您的。我已经把一切都弄混淆了。”

罗宾逊自言自语地嘟哝着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含糊不清的话，卡尔趁机推着他往前走，并幸运地把他一直带到一处拐角的地方，那里有一条灯光微弱的过道通向电梯工的大寝室。这当儿，对面出现了一名电梯工，他急步朝他们跑来，又从他们身边跑了过去。到目前为止，他们只遇到了几个没有危险的人物；因为在四点到五点钟之间，这里是最安静的时候。卡尔肯定知道，假如他现在不能成功地把罗宾逊送出去，一旦天一破晓人们开始来来往往时，这件事就连想都不敢再想了。

他一进大寝室便发现屋子里的另一端好像在进行一场大的打斗，要不就是在举办其他什么活动，人们可以听到有节奏的鼓掌声，激动的跺脚声，以及类似体育比赛时的那种呐喊助威声。在靠近门这边的床上可以看到，只有少数几个瞌睡虫雷打不动地睡着自己的觉，多数人仰卧在床上呆呆地望着空中，有的和着衣服，有的没穿衣服，



他们之中偶尔有人突然跳起来，看看寝室另一头的情况怎么样了。因此，卡尔几乎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已经稍微适应走路的罗宾逊带到了雷内尔的床上，因为这张床离门很近，而且幸好空着。他从远处看到，他自己那张床上静静地睡着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陌生的小伙子。罗宾逊刚一感觉到身子挨到下面的床，便立刻进入了梦乡，他的一条腿耷拉出床外来回晃动着。卡尔为他拉上被子，连他的脸一起盖住。他相信，至少下面一段时间他不必担心了，因为罗宾逊肯定不会在清早六点钟以前醒过来，到那时他就又回到这儿了，并且也许跟雷内尔一道已经找到什么办法把他弄走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有某个上级部门来检查寝室，至于以前进行的那种通常的一般性检查，在几年前就因为电梯工反对被取消了，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也丝毫用不着害怕。

当卡尔重新回到电梯处时，他看到，无论是他那部电梯，还是隔壁那部电梯，都正好开上去。他惴惴不安地等着弄清情况。他的电梯下来得早一些，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是刚才在过道里从他身旁跑过去的那个小伙子。

“你说说，你到底到哪儿去了，罗斯曼？”小伙子问，“你为什么走开？你为什么请假呢？”

“可我跟他说过了，让他替我代一会儿班。”卡尔回答，同时指指隔壁的那个电梯工，他刚好开电梯下来，“我在最繁忙的时候也替他顶过两个小时的班。”

“你替我值班当然很好，”被提到的那个电梯工说，“可是这还不够哇。难道你不知道，上班期间哪怕离开一分一秒的时间都必须得到领班办公室请假吗？再说你这里还有电话可以用来请假。我倒愿意顶替你一会儿，可是你知道，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刚才这两部电梯前都有新到的客人，是乘四点半那趟快车来的。我当然不可能先开你这部电梯而让我的客人等着，所以，我首先开着我的电梯上